

范文南专辑

近代名媛
选编

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

范文甫专辑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浙江省宁波市中医学会 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编写说明

近代名医范文甫，执业四十余年，起沉痾，挽垂危，蜚声杏林，颇负时望。门墙桃李，遍及江浙。临床擅用长沙方，时人咸以经方家目之。其医案多要言不烦，而能洞中肯綮。吴涵秋、李庆坪等曾在一九六二年《上海中医药杂志》及一九六五年上海中医学院所编《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中发表了先生部分医案，一九六二年宁波市卫生局也选编了《范文甫医案》，由浙江省中医院魏长春副院长审阅加按，付梓刊印。为了更加完整地反映出范文甫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兹据新收集到的四十七册门诊稿，十二册出诊稿，及医话、轶事等抄本，再次做了较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并将原病案中的市制单位全部换算成公制单位“克”（1钱=3克）。

本辑分生平简介，学术思想探讨，临床经验选介、医案选编四个部分，并附几篇医疗轶事。参加编写工作的有徐文达、张子久、贝时英、王明如、张迪蛟、吕直、吕志连等同志，并承钟一棠、张沛虬、罗仲丹、魏治平、张辅臣等同志指导，又得到范氏门人张百川、王华英、姚渭木、李庆坪、王志均、虞志瑞、孙幼立、冯忠琦、朱宝楚等老中医的热情帮助和宁波市、宁波地区、慈溪县、余姚县等卫生局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浙江省宁波市中医学会

一九八二年六月

目 录

范氏生平简介·····	(1)
学术思想探讨·····	(7)
学宗经典 旁参诸家·····	(7)
天人相应 注重运气·····	(11)
四诊合参 尤重望诊·····	(14)
擅于治寒 长于治温·····	(16)
善用古方 好投峻剂·····	(19)
活法随机 出奇制胜·····	(22)
病有内外 整体则一·····	(23)
临床经验选介·····	(25)
外感热病的治疗经验·····	(25)
内伤杂病的治疗经验·····	(31)
外科疡症的治疗经验·····	(37)
妇女病的治疗经验·····	(40)
活血化瘀法的临床应用·····	(43)
医案选编·····	(47)

伤 寒

太阳病·····	(47)
阳明病·····	(53)
少阳病·····	(57)
太阴病·····	(58)
少阴病·····	(59)

厥阴病·····	(61)
----------	--------

温 病

风湿·····	(62)
春温·····	(65)
暑温·····	(71)
湿温·····	(73)
伏暑·····	(78)
秋燥·····	(79)
冬温·····	(82)
温毒·····	(83)
温疫·····	(85)
麻疹·····	(86)

杂 病

痰饮·····	(88)
咳嗽·····	(91)
失音·····	(92)
乳蛾·····	(94)
胸痹·····	(95)
胃脘痛·····	(97)
呕吐·····	(98)
郁症·····	(99)
黄疸·····	(100)
痢疾·····	(102)
泄泻·····	(105)
霍乱·····	(107)

疟症·····	(109)
水肿·····	(111)
消渴·····	(113)
痿症·····	(114)
血症·····	(115)
痉症·····	(120)
厥症·····	(122)
中风·····	(125)
眩晕·····	(129)
不寐·····	(130)
虚损·····	(132)
中毒·····	(136)

外 疡

乳痈·····	(137)
背痈·····	(138)
肺痈·····	(139)
肠痈·····	(140)
痔疾·····	(141)
脱肛·····	(142)
瘰癧·····	(143)
疔疮·····	(143)
搭手·····	(144)
环跳疽·····	(145)
横痃·····	(145)
流痰·····	(146)

妇 女 病

血崩·····	(146)
痛经·····	(148)
产后·····	(148)
热入血室·····	(150)
附：医疗轶事·····	(151)

范氏生平简介

范文甫先生，名赓治，晚号文虎(公元1870~1936年)，浙江鄞县西郊人。其先祖于宋高宗年间由湖北襄阳迁来。与“天一阁”范氏同宗。其父邦周公经商，业余好事岐黄，且精外科。先生幼承庭训，又从江阴沙氏游。生平治学谨严，文师昌黎，字摹右军，医宗长沙。一生以仁术济世，乐育英才，自奉俭节，为人不拘小节，且不畏权贵。其医风轶事，时人传为美谈。

先生初习举子业，充博士弟子。因敬慕明·鄞县张公苍水之为人，无意仕途而弃儒不试。以医为仁术，功能救人济世，故隐于医林。仰承先志，克绍箕裘，博览群书，苦心钻研，能穷经典之蕴奥，师各家之所长。临床崇尚实践，博采众方，且能洞彻症结而匠心独运。处方用药，审慎果敢，当机立断，常获桴鼓之效。据《鄞县通志》载：“自少游淮扬，遇异僧师之，授经方，遂以医名。初擅疡伤，继专精内科。主古方，好用峻剂，患者至门，望见之，即知其病所在，投药无不愈……”。

旧时，夏秋霍乱流行猖獗，沿户相染，甚则一家数口相继病亡，生灵涂炭。中医界同人无不忧心忡忡，先生振臂行义，率弟子并召集中医药界义士，办起临时防疫医院，决心降伏“虎疫”。先生自任院长，又聘沪上名医祝味菊为副，偕门人吴涵秋等十余人，轮值应诊。医院设病床十余张，疫情严重时增至百余，先生朝夕两次亲临诊视，审疫情病势，察方药煎制，查规则职守，视案卷记述。医院开办三又半

月，活人无算。此外，还根据当时流行病况预煎汤药，一经诊断，即刻服用。同时印就防治霍乱协定处方，广为散发。一时前往索方者接踵而至，户限为穿。其仁术济世，为民造福之风，颇为人们钦佩。

先生自奉甚俭，不究衣着，不搞排场。终年一身对襟长衫，头戴卷边铜盆帽，脚穿布僧鞋。为人慷慨，亲友中有求助者，悯然矜恤，欣然解囊。贫病邀请，视其家徒四壁，即却其酬。当时甬（宁波的别称）地挂牌中医号金概收六角，先生只收四角另六个铜板，而出诊收费独昂，如到慈城一次（约二十公里）收费四十八元；上海等地以天数计，出诊费二百元外，逗留一天加一百元。先生曾谓：“门诊之人，以贫病者为多，出诊则多殷实之家。既知出诊所费甚伙，倘非富有，断不会有此排场。”每遇病急邀诊者，虽子夜严寒，必揭被而起，从不稍迟。或有贫而病重不能来诊者，其家人常候先生于途中，诉其情，邀至其家。先生欣然而往，毫无愠色，给药之外，偿以夙愿，并屡访至病愈而已。先生怜悯疾者病苦，常施诊赠药（凭先生盖章处方，可径向药铺取药），每于端午、中秋、岁终由诸药肆向先生结算病家赊欠之费，有时竟几倾其所有，而先生仍不以为意。尝自书春联云：“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故鬻医数十年，家无余资。

先生医誉日隆，遐迩闻名，负笈求学者踵至。其墓志铭载：“医名噪于市，远近求疗治者，四面至，生徒诣门下问益，无虑数十百人……”先生授徒，定期五年，先读《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神农本草经》、《温热经纬》、《汤头歌诀》等基础理论著作，嗣后随师侍诊。叶天士《温热论》、薛生白《湿热病篇》、王

清任《医林改错》、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周学霆《三指禅》等，也属必修读本。陈士铎《石室秘录》、钱松《辨证奇闻》、程钟龄《医学心悟》等，均为同学课外阅读之书。先生精研医典，熟谙古文，故行文则驾馭自如，释义则心手相应。先生赞同孙思邈学医入门前要“读五经、读三史、读诸子、读庄老”的主张，强调学医要先治儒学。先生先儒后医。课徒亦实践自己的治学经验，家聘文坛宿儒，教授“四书”及诸子文学。尝谓弟子：“俗语说，‘秀才学行医，快刀切咸齏’，尔等倘能通晓经典，如握攻医之匙，否则犹如将登高而无云梯，欲渡江而无舟楫耳。”又说：“《医学入门》谓‘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尔等倘有志于医林，发皇古义，发展广大者，非从源到流，勤求博采，撷取精华，知常达变不可。”为造就新材，不辞辛劳。其墓志铭载有先生课徒督教情景：“黎明，先生据案高坐，令诸生徒，背诵所习书文，琅琅满室中。于时病者方环集，先生则为之处方，问寒耶？热耶？众徒伺其后背诵之，或脱漏一、二字，即责补之，边听边纠，已即又为处方，如是者习以为常。”先生谆谆告诫：“医虽小道，人命关焉，习于此，当于是处求之。愿汝细心研求，常存不足之心，自有日进，……若稍自满，非吾所望于尔焉！”常勉励弟子精益求精，务谦虚，戒骄傲。生徒满师之际，还书赠条幅，以作座右之铭：“诊脉须静心体验，立方要先求和平，不可胆小，尤不可大意，勿以病小而玩忽，毋因病重而退缩，务求吾心之所安，于理不错，自然于人有济！”

“古道论交轻富贵，洁心涉世笑炎凉。”先生饱学多识，襟怀坦荡，不拘小节，不畏权势，有古侠士之风。时人

以其玩世不恭，咸称“范大糊”，先生乐而受之，不以为忤，且自号“古狂生”。诗稿中有“风波万丈寻常事，兀立横流莽丈夫”之句，足见其生性耿直豪爽，不随波逐流，对于世事之炎凉，独具冷眼相待的超然性格。其时军阀张宗昌病而邀诊，视其湿困中焦，头昏神怠，纳呆便溏，遂书清震汤一方。张嫌其处方案语简短，药味少，药价贱。先生讥之曰：“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四座惊骇，先生仍旁若无人，谈笑自若。1920年会稽道尹黄庆澜，崇洋媚外，藉考试之名，图逐步消灭中医之实。伪宁波警察厅命令中医界集中考试，群医哗然而不敢与争。先生拍案而起，在报上揭露反动当局所出试题错误之处，指出“金匱论痰饮有四，其主治何在？”应为“金匱论饮有四，其痰饮主治何在？”并率领医界代表诘责当局，指出其居心叵测，迫使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先生为加强团结，顶抗非难，互相砥砺，以求深造，联合各县中医，组织成立了宁波中医研究会。公推先生为会长而主其事。先生为振兴国医，不遗余力，切磋学术经验，撰述医学论文，提高诊疗水平。研究会编印《中医新刊》杂志，广为交流，延续十余期，在江浙等地影响颇大。

又1934年，因慈（慈溪）申（上海）两地药业商贾为象贝牟利而肇事，引起公讼，以致沪上药界拒进象贝，造成市肆象贝缺如，凡处方象贝者，概以前胡代之。先生风闻其事，出于公心，为申张正义，竟不顾瓜田李下之嫌，毅然在上海《申报》、《新闻晚报》及宁波《时事公报》等发表“启事”，指出“象贝事件”虽系药业间的争端，然用前胡替代象贝终非善策，强调医药事关人命，象贝断不能用前胡替

代。“启事”发表后，沪上国医界附和赞同者甚众，对先生不畏社会非议的大无畏精神，深为钦佩。先生的严正立场得到沪地医药界正义人士的支持和赞许，从而使这一不良做法得到纠正。

先生素好读书，经史子集，多所涉猎，工诗文，擅书法。墓志铭载：“雅好蒐集古今金石书画，间亦为诗。诗多称性之言，不事镌绳，往往有独到语……”平素喜与文学、艺术之士交游，座上客多有书卷气。“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品茶论书画，饮酒谈诗词，皆视为人生快事。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先生行医，广与社会接触，加深了对人民生活的了解。故所吟之诗多反映时代苦难，对社会的鞭笞，对人民的同情和对自己生不逢辰的哀怨之情。如挚友病故，先生挥笔挽联：“克家有贤子孙，死而无憾！处身当恶浊世，生欲何求？”咀咒坏人当道，人民遭殃，则书春联“水深波浪阔，人少畜生多”。先生残留诗稿一册，约四百首。构思新颖，形象鲜明，格调清新，且率直朴实，情意悠远，妙趣横生。咏吟之如行云流水，琅琅上口。先生对王羲之书法奔放不羁、沉著凝炼、且有骨力，最为服膺，毕生学书多摹二王，忙闲无间，寒暑不废。诊余有求书者，兴之所至，笔走龙蛇，秀媚雄浑，别具一格。我市商场市招，咸以得先生墨宝为荣。先生以诗书驰骋士林，医理、诗文、书法被甬上士林誉为“三绝”。先生嗜好金石古玩，品赏书画，往往竟夕忘疲，如任柏年的丹青、梅调鼎的墨迹，最使先生心折。诊所中挂有工笔丹青肖像一幅。晚年又得汉虎印一方，不惜重金购之，且易字文虎，书法款署，多喜用之。

先生平生忙于应诊，无意著述。但对医籍批注甚勤，遗

有《千金要方》、《伤寒来苏集》、《外台秘要》等眉批本二十余种，积贮医书八大箱，歿后遗赠“天一阁”。尚有《澄清堂医存》遗稿十二卷，惜遭回祿。现仅存《外科合药本》一卷及临证医案七十余册。

学术思想探讨

先生家学渊源，儒而后医。平生治学严谨，至晚年而志不衰，诊余尤手不释卷。在七律《雨夜》中写道：“可笑书灯不解事，有花偏向案头开”，可见其孤灯伴读，一丝不苟，好学不倦的态度。行医四十余载，精于内、外各科，学术上能知源识流，从流达变，上溯医经典籍，下及诸家之学，无不浏览，对民间偏方、验方，亦很珍视，且能撷融各家之长于一炉。先生强调治病求本，尤重运气变化；善于望神察舌而不废问闻按切；临床擅于治寒，亦长于治温；善用古方，好投峻剂，处方立案不拘常格，每能出奇制胜，起沉痾而挽重危。名闻遐迩，誉满医林，别开医风，独树一帜，堪称一代名医。其所遗医案，要言不烦，朴实无华，然也有洋洋百余言而条理井然者。兹据所遗医案探讨其学术思想如下：

学宗经典 旁参诸家

一、尊《内经》为医学源泉

先生尝言：“《内经》为医学源泉，《伤寒》、《金匱》承先启后，实后学之准绳。”对医经典籍，穷微极本，背诵烂熟，临床应用也就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并告诫门人“岂可不熟读也哉！”如根据《内经》“治病必求于本”，“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的理论，强调指出：“治病未求其本，故而不效”，“一病之起，必有其因，症形虽多，必有重心。”意在病情演变过程中，虽错综复杂，但需审证求因，

抓住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为论治提供可靠依据。如是在临证中亦常引经据典，分析病因、病机。如郑案曰：“此证全是湿，经曰：‘因于湿，首如裹……大筋软短，小筋弛长’即此证也。”方用河间清震汤，以健脾燥湿，轻清升阳。正由于辨证重在求本，异病同治，故此方亦常用于夏秋间感冒挟湿及湿邪阻肺之咳嗽而得效。又如治江北岸徐姓巨商，因行情莫测，日夜忧虑，久而酿成失眠。前医迎合富人心理，不重辨证，迭进健脾养血宁心之剂，历经医治无效。先生笑曰：“夫子之疾，形气有余，脉气亦有余，何可犯实实之戒。《素问·至真要大论》谓：‘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是也。”因授王清任血府逐瘀汤去桔梗加参三七。药中病所，一服夜卧泰然，连服十五剂得能深睡。后时隔二月，旧患又作，复来求治，先生察其脉两关尚弦，口苦咽干，舌红苔黄，证仍属实，因由不一，认为证属“肝火旺而魂不舍，上走空窍”所致，“不泻其龙雷之火，卧岂能宁乎”！故用龙胆泻肝汤，服药五剂而安。药随证移，迥然有别，同病异治，堪称范例。

先生遵《内经》“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原则，十分强调因人、因时制宜。如对臌胀的治疗，因病有标本，治有缓急，常根据具体证情与体质而定先后补泻。古方如“鸡矢醴”亦多习用，且有心得。对霍乱痘疫诸病，则强调“岁时不同，不可执一”，随证而辨，论因而治。1935年，曾为《慈溪魏氏验案类编》初集题序指出：“医之用药，与大将用兵、文人操觚无异也，随机应变，自出机杼而已……看一病，立一方，有此用之而效，彼用之而不效，此用之而得生，彼用之而死者何也，机杼不同也。”言之中肯，纯属至理。

脾胃为中州之土，生化之源，四运之轴，升降之枢，有关脾胃学说的理论在医经中占有重要地位。先生临证对此十分重视，尤以建立中阳为要务，认为脾阳得振，则戊土能降，己土能升，升降相因，上下相召，斯营卫生化有源，气血运行有规，水寒不能内聚，虚风亦能自灭，其论亦宗尚经旨，旁参诸家而来。

二、师仲景而承先启后

张仲景继承《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总结了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著成《伤寒杂病论》，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医家有着很大的影响。先生对《伤寒论》、《金匱要略》最为膺服，推崇备至。临床应用仲景之方，最有体验。如治一船老大，乘饥恣食，解衣捕虱，次日发热而自汗，胸膈不利，前医以伤食而下之，中风而汗之，渐觉昏困，上喘息高。先生谓：“太阳病，下之，表未解，渐喘者，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佳，此仲景法也。”竟一剂喘止，再剂微汗，至晚身凉而脉和。诚如先生所言：“其神捷竟如此，《伤寒论》可不熟读乎哉！”如治邱溢伤寒里虚一案：发热、烦渴、头痛，脉浮紧无力，尺以下迟而弱，乡医皆以麻黄汤。先生曰：“尺脉迟弱，仲景云：‘尺中迟者，营不足也，不可发汗’。”遂用小建中汤，先调营分，至五日后，尺部方应，乃投麻黄汤二服。对仲景方，选取运用，恰到好处，且不失规矩。如以桂枝白虎汤，治太阳阳明合病，伤津较甚，则合增液汤；用葛根汤治伤寒误治中阳被遏，用麻杏石甘汤治肺火上炎之两目肿痛，炙甘草汤以治虚阳上越、目赤肿痛，等等，皆能发仲景之微，启仲景之奥。

历代注释《伤寒论》者，迄今不下数百家，先生最赞赏柯韵伯之《伤寒来苏集》，当年曾为之注释。先生认为：

“柯氏以证名篇，而以论次第之”，“此实得经旨，乃有纲目。”

三、参诸家以兼收并蓄

先生不仅注重经典，对后世诸家之学，无不博览详论，融会贯通，撷采所长，毫无偏见。墓志铭载：“其为医不主一家言，尤不喜袭时下陋习。”课徒除授以经史和《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经典著作，作为中医基础必需熟读外，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病篇》、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和《时方歌括》及周学霆的《三字经》等等，均列为必修课目，对其他诸如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诸家，以及《千金方》、《局方》、《济生方》、《本事方》等方书，均取其所长，择其所善，尤其对《医林改错》、《辨证奇闻》、《石室秘录》等书，最为赏识，贮之青囊，录用颇多。对民间的偏方、验方等等，亦很重视。又如先生以附子理中汤治吐血，理循张景岳之“劳倦伤脾，而脾胃阳虚，气有不摄，所以动血”。周学霆也指出：“五脏为内寒所侵，血不安位而妄行”。据此先生悟出，“吐血属阴虚阳盛者固多，但阳虚挟寒者亦不少”，认为“脾统血，阳虚者，阴必走”，故主以温阳摄血而治，用大黄附子细辛汤治疗乳蛾客寒包火，称为“家方”。此方系从《伤寒论》少阴篇咽痛诸条，结合陈修园“少阴病本热而标寒，上火而下水”的理论而来。逐瘀诸方及解毒活血汤、急救回阳汤治霍乱，效仿王清任；龙胆泻肝汤治失眠，法遵柯韵